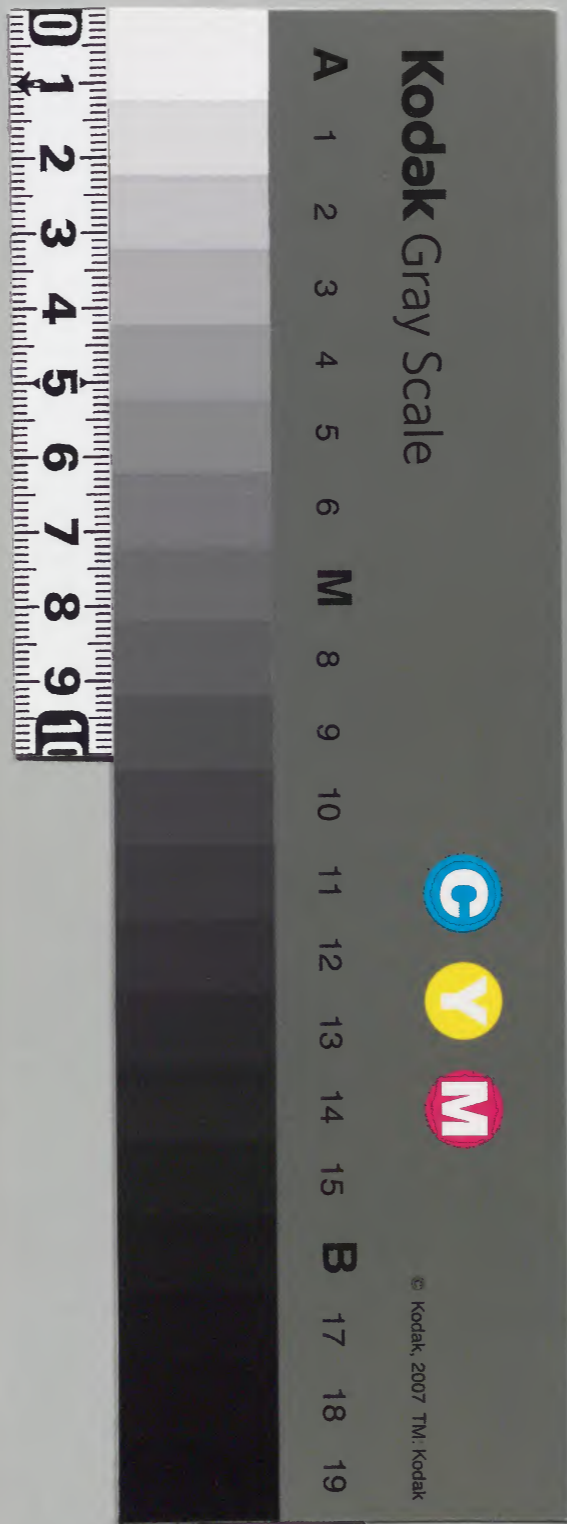


宋元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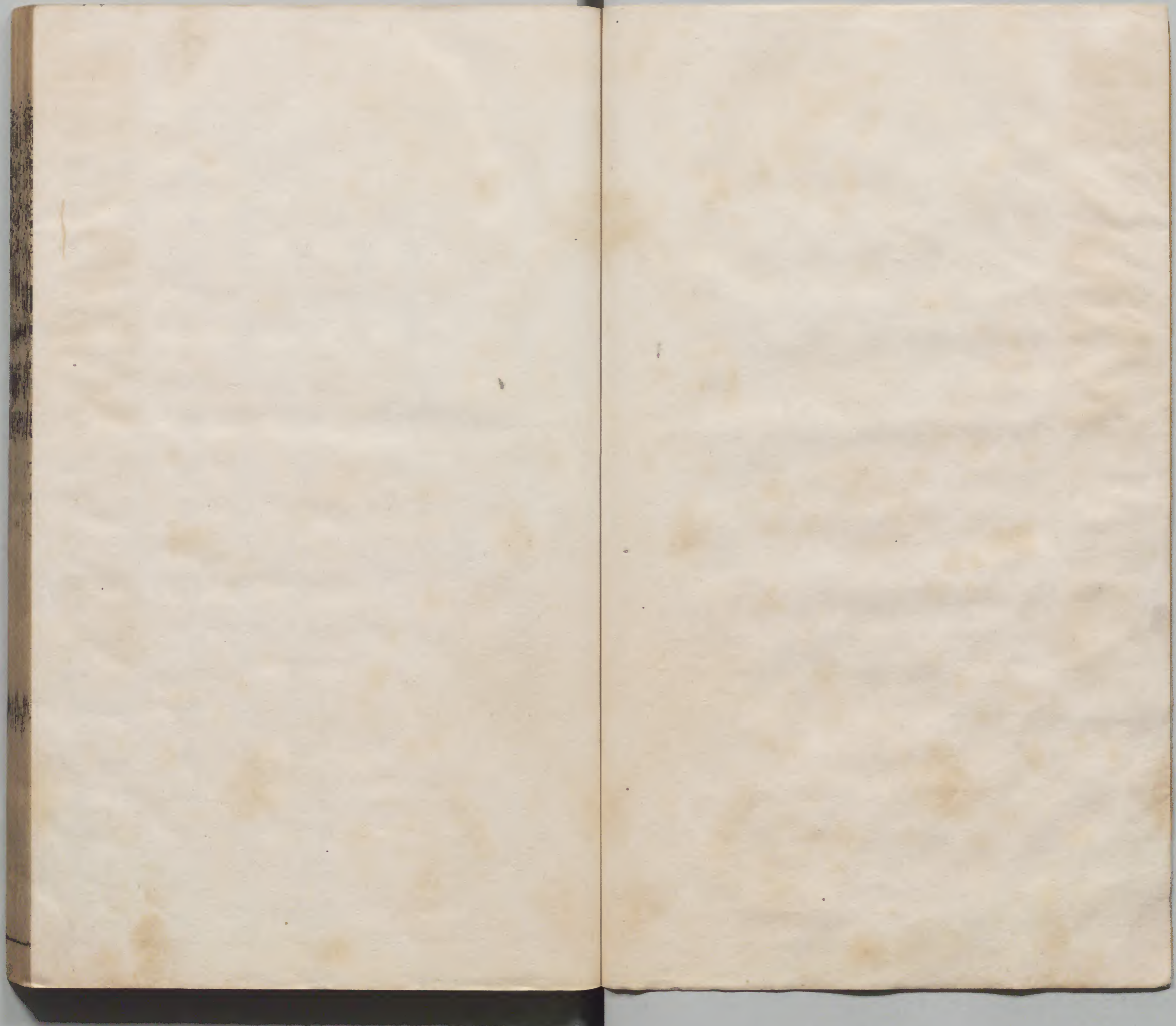
宋紀

自九十三至九十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159 )	
函號	剛	7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

淺草文庫

明賜進士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廣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九十 起庚戌至癸丑凡四年

光宗一

紹熙元年 金章宗璟明昌元年 春正月丙辰朔帝朝壽皇于重

華宮陳亮上皇帝鑒成箴其辭曰五閩失馭僞主僭

竊綱常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惟

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為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

血痛茲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普說獨立門

通鑑卷九十一  
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征。揚。州。重。進。誅。  
殛。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荆。  
南。繼。冲。悚。懾。一。鼓。孟。昶。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鋹。面。  
縛。馳。使。江。南。李。煜。蹶。蹠。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  
間。憂。勤。危。慄。頭。若。蓬。葆。雨。沐。風。飾。東。征。西。伐。天。下。始。  
一。解。兵。修。貢。降。王。在。列。繩。袴。麻。鞋。緣。布。衣。褐。訓。練。六。  
軍。法。度。陞。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  
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寬。赦。繼。元。乃。伏。收。復。漳。  
泉。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法。契。丹。來。寇。人。心。業。  
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鞍。馬。躬。秉。黃。鉞。白。旄。一。  
麾。王。師。奮。發。我。氣。旣。盈。虜。氣。斯。竭。稽。首。請。和。于。戈。載。  
戢。譬。以。禍。福。實。賴。臣。弼。於。皇。仁。祖。善。繼。善。述。未。幾。元。  
昊。在。西。復。悖。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邊。民。旣。困。國。用。亦。  
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擾。數。月。以。時。討。  
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巡。狼。窠。熊。  
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驚。弦。慘。骨。國。祚。若。  
旒。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匆。遽。渡。江。心。膽。欲。  
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成。市。暫。都。于。瀾。顏。亮。兇。  
燄。震。撼。六。合。投。筆。采。石。意。謂。無。越。幸。而。倒。戈。自。取。夷。  
滅。壽。皇。履。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尤。切。二十八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  
載。始終無缺。高宗上仙。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容慘  
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無酒于  
酒。無沉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宰相  
爲腹心。以臺諫爲耳目。以將帥爲爪牙。以尚書爲喉  
舌。登崇俊良。斥退奸猾。勿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  
弱。實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牆。勿使患生於倉卒。勿  
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  
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  
謂嘖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  
孝乃明主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  
不可拂。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帝王之術。勿謂和  
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  
失。當效夏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  
王瑤臺瓊室。勿效商王斲涉剖直。如履薄冰。深虞沒  
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絕茅孽。勿謂小  
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惟戒茲。民罔不  
悅。草茅作箴。敢告司闕。起陳傅良爲吏部員外郎  
傅良去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鬚髮盡白。都人聚觀。嗟  
嘆。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  
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

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斂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椿。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糾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爲已任。推行太祖未派之澤。以爲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爲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嘉王府贊讀。二月辛亥。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一  
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  
之否泰而實國家之禍福祉稷之存亡係焉甚可畏  
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  
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  
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  
踈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  
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克得志絕滅綱常  
其論旣勝其勢旣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  
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  
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  
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  
罪忠諫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卽位之  
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  
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以人臣之私意累天日之  
清明徃徃納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  
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訐訕事勢  
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  
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  
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  
意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

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日恍惚無措光祖又劾戶部尚書葉翥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以圖進用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爲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糾固亦未至曠官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人才臺諫但有摧殘廟堂初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爲能哉上善之 三月丁卯詔秀王襲封置園廟 夏四月巳丑以伯圭爲太保嗣秀王伯圭壽皇母兄而秀王子偁之長子也詔卽湖州秀國立廟奉神主建祠臨安府以藏神御如濮王故事而以伯圭嗣王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詔秀王諸孫並授南班 何澹請置紹熙會計錄詔澹同戶部長貳檢正都司稽考財賦出



王介

入之數以聞 詔兩淮措置流民以上供等錢償廣  
州放免身丁錢數 命修楚州城 戊申賜禮部進  
士五百三十七人婺州進士王介策言今之所謂道  
學者卽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  
設爲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  
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爲第三是科又得李燔由  
是道學之譏少沮 五月乙卯前丞相趙雄坐所舉  
以賄敗降秩 劉光祖論吳端忤旨出爲潼川府判  
官端舊以巫醫爲業上在潛邸時上皇有疾端療治  
有功至是擢閣門宣贊舍人何澹三上疏論之不報

李燔

光祖上疏言小人淪分干請而使給諫不得行其職  
是一舉而三失也言之甚力上不樂徙光祖爲太府  
少卿遂外補 六月丁亥遣丘密賀金主生辰 御  
後殿慮囚 秋七月甲寅以葛邲叅知政事胡晉臣  
僉書樞密院事乙卯以留正爲左丞相王藺爲樞密  
使癸酉建秀王祠堂于行在 八月辛卯立任子中  
銓人吏部簾試法巳酉詔造新曆 冬十月丙午詔  
內外軍帥各薦所部有將才者庚戌詔諭郡縣吏奉  
法愛民 減廣西五州鹽直 十一月甲寅安南入  
貢 壬戌潼川轉運判官王漑擢節漕計代輸井戶

王漑

王倫畢竟  
可疑

林大中

重額錢十六萬緡詔獎之。十二月壬午賜王倫謚  
曰節愍。丙戌王藺罷。戊子以葛邲知樞密院事。  
胡晉臣叅知政事。林大中爲監察御史。大中謂國之  
大事在祀。沿襲不正。非所以嚴典禮。交神明。上疏言。  
臣昨簿正奉常實陪廟祀。見其祝于神者。或舛於文。  
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簡不虔。所宜先者。  
或廢不用。更制罷服。或歲月太踈。夙興行事。或時刻  
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一日御札示  
大中。謂言事覺察。宜遵舊例。大中曰。臺臣不當踰分。  
固如聖訓。然必抗直敢言。乃爲稱職。遷殿中侍御史。  
又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趨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  
事之小節。趨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趨向  
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爲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  
於讐耻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  
心。于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  
旣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陳賈  
以靜江守臣入奏。大中極論其庸回無識。嘗表裏王  
淮。創爲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  
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戊申浦城  
盜張海作亂。詔提點刑獄豐誼捕之。朱熹知漳州。

浦城賊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

光宗一

八

會臣僚請行閩中經界詔監司條具事下郡熹初爲泉之同安簿知閩中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問講求織悉備至乃奏言經界最爲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公私兩利獨泉漳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切獨任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擇官吏委任責成度量少畝筭計精確畫圖造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稅特許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今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而合一州租稅錢米之數以產錢爲母每文輸米幾何錢幾何止於一倉一庫受納旣輸之後却視原額分隸爲省計爲職田爲學糧爲常平各撥入諸倉庫版圖一定則民業有經矣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固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爲說辭以惑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輔臣請行于漳州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會農事方興熹益加講究冀來歲行之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已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爲異論以搖之前詔遂格熹請祠去熹與陸九淵書曰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

通鑑卷九十一  
得面論不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也

二年 金昌明二年 春正月庚戌朔命兩淮行義倉法詔守

令到任半年後具水源湮塞合開修處以聞任滿日

以興修水利圖進擇其勞效著明者賞之 壬子詔

尊高宗為萬世不祧之廟 詔裁節浮費修紹熙會

計錄 二月癸未名新曆曰元會 甲申福建安撫

使趙汝愚等以盜發所部官與守臣監司各降秩一

等以辛棄疾為安撫使棄疾嘗攝帥每歎曰福州前

枕大海為賊之淵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帥臣空竭緩

急奈何至是務為鎮靜未期歲積鏹至五十萬緡傍

日備安庫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于廣今幸連

稔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即糴之候秋買賤以備

安錢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又欲造萬鎧招強壯

補軍額嚴訓練則盜賊可以無虞事未行臺臣王藺

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遂丐祠歸 乙酉詔

以陰陽失時雷雪交作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

館職各具時政闕失以聞陳騏疏三十條如宮闈之

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

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謹

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

陳騏

余古

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皆切於時病。辛卯出米五萬石賑京城貧民權罷修皇后家廟。三月丁巳詔自今邊事令宰相與樞密院議仍同僉書。丙寅詔福建提點刑獄陳公亮知漳州朱熹同措置漳泉州三州經界。夏四月丙申詔從侍兩省臺諫各舉所知充諸職事官。初命任子簾試以革代筆之弊。五月庚申詔侍從經筵翰苑官自今並不時宣對庶廣咨詢以補治道。布衣余古上書言上宴遊無度聲樂不絕。宮女進獻不時。伶人出入無節。宦官侵奪攝政。隨加寵賜。或至超遷。更建樓臺。不輟興作。深為陛下不取也。甚至奏胡戎樂習齋郎舞乃使嬖妾雜以優人聚之數十節以怪巾拖之異服備極醜惡以致戲笑至無謂也。帝覽書怒始以編管議古罪言者乞從寬宥乃送秀州學聽讀。六月癸巳詔宰臣執政自今不時內殿宣引奏事。秋七月丁未朔詔故容州編管人高登追復元官。八月戊寅何澹以本生繼母喪解官持服。九月壬子召知福州趙汝愚為吏部尚書。陸九淵至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

吏治

城荆門

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反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卽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甲嚴保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荆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路。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郢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旣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

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早禱卽雨郡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冬十月丙子朔詔罷經界丁丑築福州外城辛卯詔曰朕惟爲政之道莫先於養民故自卽位以來蠲除厚賦頒宣寬條嘉與四方臻於安富郡守縣令最近民者也誠能拊循惠愛以承休德庶幾有政平訟理之效今采之人言乃聞科歛先期競務辦集而民之虛實不問追呼相繼敢爲推剝而民之安否不恤財計之外治理茂聞甚不稱朕委屬之意國用有常固在經理而非掊克督趣以爲能也知本末先後之誼此朕所貴於守令者繼自今以軫恤爲心以牧養爲務俾民安業時予汝嘉庚子下詔撫諭四川被水州軍十一月辛未帝有事于太廟后殺貴妃黃氏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皇帝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李后覘藥實有心啣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

后殺妃

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  
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  
皇一日帝浣手宮中視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  
送食合于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至是以黃貴妃有  
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壬申冬  
至郊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  
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  
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  
責后后怨愈深 伶人胡永年積官至武功大夫遇  
郊乞任子吏部尚書趙汝愚奏永年樂官不當任子  
著爲令 十二月丁亥帝始召對輔臣于內殿 乙  
未增楚州戍兵一千五百人甲辰詔慶遠軍承宣  
使內侍楊皓懷姦兇恣刺面杖脊配吉州內侍黃邁  
私相朋附決杖編管撫州尋送皓撫州邁常州居往  
三年 金明昌三年 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起居舍  
人陳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  
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卽有姦險乘時爲利則內  
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  
警不聞禍且不測矣 荆門軍故事上元則設齋醮  
曰爲民祈福陸九淵不設醮但會士民於公廳講洪



範皇極歛時五福一章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  
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  
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  
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  
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嚮  
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卽是歛此五福。以錫  
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卽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  
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  
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卽皇建其有  
極也。卽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  
其極。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歛此五福。以錫爾庶  
民。守令承流宣化。卽是承宣此福。爲天子以錫爾庶  
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卽惟皇上帝  
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卽爲保  
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  
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卽惟皇上  
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

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佑。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此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

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此身。仰無所愧。俯無所作。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卽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實必然之理也。丁巳。命夔路轉運使通融漕計。糴米以備凶荒。二月。丁酉。申嚴錢銀過淮之禁。閏月丙午。禁郡縣新作寺觀。壬戌。詔州縣未斷之訟。監司毋得移獄違者。許執奏。三月辛巳。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聽政。封

通鑑卷九十一  
子濤爲安定郡王帝自有疾重華溫靖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至是宰輔百官下至羣奉之士以過宮爲請者甚衆至有扣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旣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爲憂 夏四月乙卯以丘宙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宙往宙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戊午帝朝重華宮 五月帝有疾不視朝 六月辛丑朔下詔戒飭風俗禁民奢侈與士爲文浮靡吏苟且飾僞者 以陳騫同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己巳刺沿邊盜萬人爲諸州禁軍壬申監文思院常良孫坐贓配海外前丞相周必大坐繆舉良孫降秩 八月戊午總領四川財賦楊輔奏已蠲東西兩川畸零絹錢四十七萬緡激賞絹六萬六千疋詔獎之 九月丙申勸兩淮民種桑 冬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拜表稱賀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

楊輔

黃裳

黃度

通鑑卷九十一  
宮不從。秘書郎彭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王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况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爲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鬪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王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鑿與。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顧不幸歟。及汝愚入對。又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更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除彭龜年爲起居舍人。入謝。帝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

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帝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帝曰不至是后歸謁家廟推恩使臣鄧從訓等一百八十人是歲諸路大水陸九淵卒于荆門九淵字子靜九齡之弟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惟孟子之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天所與我信能及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見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吾將終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年五十四朱熹聞計率門人爲位而哭

四年金明昌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三月辛

巳以葛邲爲右丞相陳騏叅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爲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論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金以胥持國叅知政事金初設經童科持國以經童入仕爲太子祇應司令金主在東宮識之及卽位遂大用持國爲人柔佞有智術時李妃得幸持國知金主好色陰以秘術干之



金趙秉文

王庭筠

楊雲翼

又。多。遺。賂。左。右。妃。亦。自。嫌。門。地。寒。薄。欲。籍。外。廷。為。重。乃。數。稱。譽。持。國。由。是。金。主。信。任。持。國。與。妃。表。裏。擅。政。士。之。好。利。躁。進。爭。趨。其。門。四。方。為。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為。妃。惡。其。卑。賤。庸。鄙。也。翰。林。應。奉。文。字。趙。秉。文。上。書。論。之。金。主。召。問。秉。文。言。頗。差。異。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鞠。之。秉。文。遂。引。同。議。者。修。撰。王。庭。筠。等。五。人。皆。下。獄。被。斥。然。秉。文。詩。文。精。絕。與。楊。雲。翼。齊。名。時。號。為。楊。趙。後。為。翰。林。學。士。而。卒。雲。翼。忠。厚。善。屬。文。仕。至。禮。部。尚。書。庭。筠。博。學。和。易。尤。工。文。且。善。字。畫。名。重。于。時。夏。四。月。己。酉。罷。括。賣。四。川。沿。邊。郡。縣。官。田。五。月。己。巳。親。策。禮。部。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陳。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帝。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以。為。善。處。父。子。之。間。上。親。擢。第。一。既。知。為。亮。乃。大。喜。賜。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今。闕。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是。科。又。得。喬。行。簡。初。陳。亮。屢。遭。大。獄。

喬行簡

通鑑卷九十一

光宗

年

鄭汝諧

獲免未幾與鄉人會飲胡椒積羨載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徒食異味有毒暴死已而大理會呂興何念四歐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論法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脉矣力言於帝遂又得免至是擢上第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卒亮字同父志存經濟人見其肺肝雖爲布衣時薦士唯恐弗及朝廷惜其不獲大用官其一子辛棄疾爲文以祭之曰嗚呼同父之才落筆千言俊麗雄偉珠明玉堅人方窘步我則沛然莊周李白庸敢先鞭同父之志雄蓋萬夫橫渠少日慷慨是須擬將十萬登封狼胥彼臧馬輩殆其庸奴天於同父旣豐厥稟智略橫生議論風凜使之早遇豈愧周伊行年五十猶一布衣間以才豪跌宕四出要其所厭千人一律不然少貶動顧規檢夫人能之同父非短至今海內能誦三書世無楊億孰主相如中更險困如履冰崖人皆欲殺我獨憐才脫廷尉繫先多士鳴耿耿未阻厥聲浸宏蓋至是而世未知同父者益信其爲天下之偉人矣嗚呼人才之

難自古而然。匪難其人，抑難其天。使垂崖公而不遇，安得征吳入蜀之休績。太原決勝，卽異時落魄之齊賢。方同父之約處，孰不望夫上之人，謂握瑜而不宣。今同父發策大廷，天子親寘之第一，是不憂其不用。以同父之才與志，天下之事孰不可爲，所不能自爲者。天靳之年，時從亮游者甚衆，其篤於事師者，則有

喻偁喻南

喻偁、喻南、強偁、字伯經、當乾道淳熙間，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張拭皆談性命而闢功利，學者各驚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亮偁起其中，獨以爲不然，且謂性命

多此意見

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之所罕言，後生小子與之談之，不置其皆可與語上者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無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於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明白簡易。人多疑其說而未信，偁獨出爲諸生倡，扶持而左右之，使亮之門惡聲不入于耳。而高名頓出世儒之上，皆偁之功也。已而亮不爲世俗所容，當路必欲擠之死地，凡再下詔獄，偁與同志之士極力營解，幾陷羅織，遂脫亮於萬死一生之中。人多義之。喻南、強字伯強，偁之從弟也。初當路欲排善類，指陳亮爲根燬



煉刺骨罪且不測門人畏其威焰噤不敢出一語南強義形辭色貽書誚責同門謂陳先生無辜受罪將齋恨入土吾曹爲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昧昧是得爲人類邪復走東甌見葉適備陳寃狀適白子真義士也即秉燭爲作書數通南強持之走越袖見諸臺官訟言無忌竟直亮之寃

宋史氏贊曰自道廢民散弟子之義缺平居則繆爲恭敬一逢患難輒反日若不相識甚者至欲更名辟去雖以唐房杜之徒因其師王通與長孫無忌有隙遂不一言及通至使後人謂通中說借唐初名臣以自重嗚呼通何人哉何有于房杜諸人也向使偁與南強見之必將唾叱之矣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其偁與南強之謂乎

壬辰利州安撫使吳挺卒丘宥使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以殺吳氏之權朝廷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挺丙戌召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帝念特立不已故召之六月丙申朔丞相留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召姜特立不報乃出城待罪六和塔而上疏切諫戊戌秘書省

沈有開李  
唐卿范黼  
王奭蔡幼  
學顏械吳  
獵項安世

著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秘書郎范黼彭龜  
年授書郎王奭正字蔡幼學顏械吳獵項安世等上  
疏乞寢特立召命皆不報正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  
敕乞歸田里亦不許 戊申胡晉臣卒晉臣字子遠  
蜀州人歷僉書樞密院事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  
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靖定省爲  
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剴切彌  
縫績密人無知者 秋七月乙丑朔太白晝見 壬

游仲鴻

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院事時知中  
江縣游仲鴻赴召至汝愚以仲鴻直諫多聞訪以蜀  
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略西事仲鴻曰宥密之地幹  
旋者易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之語  
乎汝愚悟而止 八月金主釋奠孔子廟北向再拜  
九月庚午重明節百官上壽請帝朝重華宮不聽  
而召內侍陳源爲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不草詞且  
上疏曰陛下之不過重華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  
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卽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  
深切陛下亦旣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  
端之釁以疑爲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  
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

謝深甫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

光宗一

三

深甫傳良  
有宋社稷  
臣也

倪思

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趨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傳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后，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邪。傳良痛哭于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傳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會上召嘉王倪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李后寢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上怒，思出知紹興府。冬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

內侍楊舜卿彭龜年奏言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殆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是時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亦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趙彥逾復力請帝朝重華宮。始往朝尚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庚辰召留正赴都堂視事復命姜特立還浙東正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帝遣左司郎中徐誼喻旨乃復入。布衣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影表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曆乃在二十日癸未係差一日乞將修內作所掌銅表圭降付太史局測驗從之。十二月夏主仁孝卒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爲訓導尊孔子爲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佑立改元天慶號仁孝曰仁宗。以朱熹爲湖南安撫知潭州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一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九十一 起甲寅一年

光宗二

紹熙五年金明昌五年春正月癸酉壽皇不豫癸未葛邲

葛邲

罷邲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採士論惟恐其人聞之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

是月金購求遺書 二月乙未知樞密院事趙汝愚

等以蜀世將吳挺卒奏別除不行居家待罪 戊戌

觀調護一語未嘗不思一語或皆尚可以誠動而牽裾直入形迹不堪乎

余端禮

孫逢吉

以張詔為興州諸軍都統制。夏四月，壽皇疾浸革，羣臣數請帝問疾，重華宮皆不報。帝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閒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下，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髤。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于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往。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候。日晏，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處分秘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以請。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

奸邪用事之始

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五月壽皇疾大漸欲一見帝數顧視左右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帝對帝今知閣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正及趙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毘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爲之感動朱熹在潭州更建嶽麓書院六月戊戌夜壽皇崩年六十八是夕重華宮內侍計于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或爲詰嘆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晏不出大宗正丞李大性上䟽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况金使祭奠當引見

李大性

吳琚

于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蓋言成人畏子臯之來方為制服其服乃子臯為之非為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壽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薨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太后攝行

無溢美

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稱首即位之初銳志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為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寢異於前日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為也惜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



通鑑卷九十一  
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  
終喪三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  
其無愧矣

乙巳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  
后 丁未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  
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叅決則疑謗釋矣正從  
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  
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帝批云甚好明日宰執  
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  
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 秋七月

留正以去  
楮主

辛酉留正因朝伴什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  
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  
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  
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  
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  
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遁去甲子太皇  
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  
太上皇后時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什于  
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徐誼以書譙汝愚曰自古  
人臣為忠則忠為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

徐誼

關禮

正一出甚  
好非謂與  
入還是

心

陳駉

郭杲

傅昌朝

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維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知。閣門事。韓侂胄琦五世孫。憲聖女弟之子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閣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于太后。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遂巡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汲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侂胄。且云：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駉。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傳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禪祭。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甲子。羣臣入。王亦

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官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卽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僮百官班。皇子裹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登御座。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命舜卿往南內請八寶。初。猶靳與舜卿傳。奉皇子卽位。乃得寶出。汝愚卽喪次。召還留正。尋

召還留正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一

宋紀

卷之二

七

韓皇后

蔡幼學

詔卽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乙丑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爲后。丙寅大赦。戊辰詔求直言。校書郎蔡幼學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計傾君子爲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元豐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糴本錢。有經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椿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榷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幼學旣論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爲僞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已巳以趙汝愚兼權叅知政事。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授黃榦爲廸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去。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衆。朱熹編禮書以

侂胄以攷  
僞學爲起  
手第一義

喪祭二編屬幹稿成熹見而喜曰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其諸編家鄉邦國王朝禮當悉倣此更定之復召留正赴都堂視事正既去及帝即位以為大行攢宮總護使入謝復出城太皇太后命速宣押趙汝愚復以為請帝手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為吏部侍郎 乙亥留正至趙汝愚乞免兼叅知政事乃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 以陳騏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叅知政事戊寅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為武康軍節度使辛巳以趙汝愚為樞密使壬

午以韓侂胄為汝州防禦使初侂胄欲推定策功意望節鉞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與知閣劉弼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侍御史章穎等劾內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詔億年源與外祠舜

平生所學  
可謂不虛

卿與內祠甲申以羅點僉書樞密院事戊子詔百官  
 輪對罷楊舜卿內祠林億年常州居住陳源撫州居  
 住 八月癸巳召知潭州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  
 講誥詞曰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闡詳延學  
 士爾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為不用  
 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  
 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在紹興副吾尊德樂義  
 之誠寃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于士論直將增  
 益于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帥垣有賴試望之于馮  
 翊不如寘之本朝召賈誼于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慰  
 茲渴想望爾遄驅先是黃裳為嘉王府翊善上諭之  
 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  
 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為誰裳以熹  
 對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  
 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說對曰  
 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是趙汝愚首  
 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朝禮尚  
 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  
 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侍門一開其弊不可  
 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權

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為陛下憂之尤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靖定省之理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時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詔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內批  
罷相

甲午增置講讀官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為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缺失晚講官賜坐以講 丙辰內批罷左丞相留正時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攢不合侂胄因問之于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 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本倚留正共

事怒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慙忿羅  
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

九月庚子羅點卒點字春伯崇仁人孝友端介不為  
矯激崖異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

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時給事黃裳亦卒  
裳字文叔隆慶人簡易端純篤于孝友耻一書不讀

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事君隨事納忠上援  
古義下揆人情氣平詞切理盡事該與人言傾盡底

蘊其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  
趙汝愚泣謂上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

下之不幸也壬申以京鏜僉書樞密院事初帝欲  
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

面鏜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鏜時已變素  
守羣儉附和視正士如仇讐衣冠之禍自此始矣

甲戌改生日天祐節為瑞慶節 冬十月庚寅更泰  
安宮為壽康宮 丙午以朱熹奏郤瑞慶節賀表

是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  
史罷右正言黃度時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閣

門事劉攽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  
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

詹才悟主

京鏜不終

內批

謝深甫不終



行侂胄愕然問計攷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攷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出護使客不果熹復貽書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 閏月庚申詔議祧廟時以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曹三復首請併祧禧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詔集議禧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浸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丞相趙汝愚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以為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

黃度

罷度

議禮

道監卷九十二 宋紀 光宗二

罷熹

夾室。又擬為廟制。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乃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聽者。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韓侂胄大怒。使僇人。幾冠潤袖。象大儒戲于帝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駟。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辯其故。帝不聽。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矣。初熹與彭龜年約。共論侂胄。

封內批

鄧駟  
游仲鴻

之姦會龜年充金人吊祭館伴使甫畢事熹以上疏見黜龜年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斥奏雖不報而侂胄嚙之游仲鴻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日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王介上疏言陛下卽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為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 壬午詔改明年為慶元元年尋升明州為慶元府 十一月庚戌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初詔侂胄可特遷二官侂胄覬覦節鉞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為宜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辛亥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先是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時朱熹在講筵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以日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

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熹言也。乙卯。攢孝宗于永阜陵。十二月乙丑。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見韓侂胄用事。權勢重于宰相。上疏條奏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爲後患。上覽奏駭曰。侂胄朕托以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龜年又言。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騏進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旣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僚舊。一旦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日遠。不復侍左右。留者內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

通鑑卷九十一 宋紀  
而命侂冑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上批龜  
年已爲優異。侂冑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復同鑰  
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爲優異。則侂冑之轉承宣使。非  
優異乎。若謂侂冑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  
君之忱。豈得爲過。龜年既已決去。侂冑難於獨留。宜  
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由是侂冑愈橫。御史  
中丞謝深甫劾陳傅良罷之。己巳陳騏罷。庚午以  
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  
院事。陳騏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  
年事。韓侂冑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故也。元樞亦  
欲爲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汝  
愚孤立于朝。天子亦無所倚信。辛未監察御史劉  
德秀劾起居舍人劉光祖罷之。以趙彥逾爲四川  
制置使。時彥逾爲工部尚書。自以有功於帝室。冀趙  
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冑合。因陛  
辭。疏廷臣姓名于帝。指爲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  
不惜爲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是月金人  
聞孝宗計遣使來吊祭。又遣使來賀卽位。其賀生辰  
及正旦。自是歲交遣使如故事。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二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九十二 起乙卯至丙辰凡二年

寧宗一

慶元元年 金明昌六年 春正月丙辰白虹貫日以李沐為

右正言 二月戊寅罷右丞相趙汝愚初韓侂胄欲

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奉行侂胄風旨乃曰

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

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

罷汝愚

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尊安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甲申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請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在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漫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毋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壽皇崩兩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居喪無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知臨安府徐誼素為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冑之姦侂冑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為黨皆斥之是月以歲凶民饑下詔曰朕德菲薄饑饉荐臻使民陷於死亡夙夜慘怛寧敢諉

過於下耶。顧使者守令。所與朕分寄而共憂也。乃涉春以來。聞一二郡老稚乏食。去南畝。捐溝壑。咎安在邪。豈賑給不盡。及民歟。得粟者未必饑。饑者未必得歟。偏聚於所近。不能均濟歟。官吏視成而自不省歟。其各恪意措畫。務使實惠不壅。毋以虛文蒙上。則朕汝嘉。三月丙戌朔日食。詔求言。校書郎項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爲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爲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取。幾何。陛下試命內外羣臣。有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犒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爲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謗。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兵。則兵可省。其次莫如省宮掖兵。以待敵國。常

項安世



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事在陛下。宮中之嬖嬭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堅定。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爲也。復祖宗之業。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爲。無不可者。夏四月丁巳。太府寺丞呂祖儉奏言。趙汝愚之忠。韓侂胄之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耶。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則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邪。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

楊宏中  
周端朝  
張衡  
林仲麟

之聲勢。以漸竊成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誓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内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寢寡也。疏既上。束擔待罪。降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駙繳奏。祖儉不當貶內。降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從。寬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祖儉乃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卽死。陛下有殺言官之名。臣竊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人始知韶州之貶不出上意。侂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衆乃不敢言。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內地。侂胄亦悟。改送吉州。已未。以余端禮爲右丞相。鄭僑叅知政事。京鏗知樞密院事。謝深甫僉書院事。庚申。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傳

徐範六人伏闕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端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黨錮敝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也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爲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固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辯其非卽遭逐斥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䟽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天下號爲六君子宏中衛仲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温州人傳信州人傳久居太學忠鯁有聞扣閣之事皆其屬藁中書舍人鄧駟言臣仰惟國家開設學校教養士類德至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

無之。累朝仁聖相繼，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歸本貫。或他州聽讀而已。紹熙間，有布衣余古上書狂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誠不爲過。太上皇帝始者震怒降旨，編管已而臣寮論奏，竟從寬典。陛下今日編管楊宏中等六人，若以扇搖國是非之則，未若指斥乘輿之罪大也。以六輩言之，則一夫爲至寡也。聖明初政，仁厚播聞，睿斷過嚴，人情震駭。所有錄黃未敢書行，是日有旨，李沐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右正言，知臨安府錢象祖捕諸生押送貶所未幾，駟罷出知泉州。六月丁巳，右正言劉德秀請考核道學真僞。德秀亦京鏗所薦引也。初，程顥、程頤傳孔子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訐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由是有僞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銳意恢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

孫元卿  
袁燮  
陳武  
汪逵

此疏藏蓄  
甚巧所謂  
持之有故  
者

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真僞以辨邪  
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  
罷司業汪逵入劄子辯之德秀以逵爲狂言亦被斥  
秋七月丁酉御史中丞何澹上疏言頃歲有爲專  
門之學者以私淑諸人爲已任非不善也及其久也  
有從而附和之者有從而詆毀之者有畏而無敢竊  
議者附之者則曰此致知格物精義入神之學而古  
聖賢之功用在此也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幸其學  
之顯行則不問其人之賢否兼收而並蓄之以爲此  
皆賢人也皆善類也皆知趨嚮者也詆毀之者則曰  
其說空虛而無補於實用其行矯僞而不近於人情  
一入其門而假借其聲勢小可以得名譽大可以得  
爵祿今日宦學之捷徑無以易此畏之而無敢竊議  
者則曰利其學者實繁而護其局者甚衆言一出口  
禍且及身獨不見其人乎因言其學而棄置矣又不  
見某人乎因論其人而擯斥矣彼欲以此鉗人之口  
莫若置而不問臣嘗平心而論以爲附和者或流而  
爲僞詆毀者或失其爲真或畏之而無敢竊議則真  
僞舉無所別矣是非何自而定乎有人於此行乎閨  
門達乎鄉黨其踐履可觀而不爲僞行其學術有用

而不爲空言其見於事也正直而不私廉潔而無玷  
既不矯激以爲異亦不詭隨以爲同則真聖賢之道  
學也豈不可尊豈不可尚哉苟其學術之空虛而假  
此以蓋其短拙踐履之不篤而借此以文其姦詐或  
者又憑藉乎此以沽名譽而釣爵祿甚者沽屠賊穢  
士論之不齒而寅緣假託以借重則爲此學之玷此  
道之累爾及人之竊議則不知自反又羣起而攻之  
曰彼其不樂道學也彼其好傷善類也彼此是非紛  
呶不已則爲漢甘陵唐牛李國家將受其害可不慮  
哉臣聞紹興間諫臣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之學  
皆有尚同之弊高宗皇帝親灑宸翰有曰學者當以  
孔孟爲師臣願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厲天下使天下  
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衆人得而  
指目亦不必以同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爲是  
非者從其爲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善之取而無彼  
此異同之別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錄其真而去  
其僞則人知勉厲而無敢飾詐以求售矣士風純而  
國是定將必由此上是之詔榜于朝堂旣而吏部郎  
官糜師旦復請考核真僞被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  
貴模者指論太極圖亦被賞擢何澹復上疏言在朝

馮汝愚  
謫徐誼

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癸酉加韓侂胄保寧節度使 八月江東轉運提舉司以紹熙四年罷賣官田以後續沒官田依鄉價復召人承買以其錢克常平糴本 冬十一月丙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初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廸功郎趙師古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 余端禮鄭僑言福建地狹人稠無以贍養生子多不舉福建提舉宋之瑞乞免鬻建劔汀邵沒官田收其租助民舉子之費詔從之 十二月丙子朱熹以議山陵不得請乞辭待制乃罷熹提舉鴻慶宮中書舍人傅伯壽草制詞曰爾心耽墳索性樂丘樊被累朝之特詔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灑然既陪東學之遊兼侍西清之邃講

廷幾御方喜桓榮之說書高論未聞遽若貢生之懷  
士仍夫華職秩以真祠蓋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  
意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  
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  
在我詎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  
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拂噫厭承明勞侍從既違  
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業其祗予訓  
用蹈于中可依舊秘閣修撰宮觀差遣 金平章政  
事完顏守真罷守真剛忠明亮通習典故凡論對必  
傳經義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多因舊制金主  
欲更定修正為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真裁訂故  
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好接引善類以列朝廷為胥  
持國所忌罷去

金完顏守真

二年 金承安元年 春正月壬午趙汝愚行至衡州病作衡

汝愚不得其死

守錢鏊承侂冑密諭窘辱自端汝愚暴卒天下聞而  
冤之計聞上命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  
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字子直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  
饒之餘干縣父善應字彥遠以篤行稱生汝愚早有  
大志舉進士第一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  
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



宋語錄太  
繁刪之可  
也毀即過

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讒者遂以為罪云 庚寅以余端禮京鏜為左右丞相謝深甫叅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 甲辰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劾前丞相留正四大罪首言引用偽學之黨以危社稷詔落職罷祠 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翥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淮西總領張釜上言邇者偽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為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偽言偽行乘間而入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釜尚書左司郎官 三月己亥進封弟柄為吳興郡王丙午有司上慶元會計錄 夏四月甲子余端禮罷時韓侂胄擅權屏斥正士端禮鬱鬱不愜志稱疾求罷 壬申以何澹叅知政事葉翥僉書樞密院事 召倪思為吏部侍郎御史姚愈劾思出知太平州歷知泉州建寧復被言官論去

五月乙酉申嚴獄囚瘦死之罰。辛卯賜禮部進士四百九十九人及第出身是科得李道傳。六月庚戌遣吳宗旦賀金主生辰。秋七月戊子量徙流人呂祖儉等于內郡祖儉移高安尋卒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于祖謙尊信不渝初韶州之謫朱熹與書曰熹嘗受上恩遇視羣小之爲不能一言報効。子約獨能發憤以蹈禍機熹愧深矣。祖儉復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胡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時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太皇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上疏言繼自今舊奸宿惡或滋長不悛臣等不言則誤陛下之用人言之則礙今日之御劄若俟其敗壞國事如前日而後進言則徒有噬臍之悔三者皆無一而可望下此章播告中外令舊奸知朝廷紀綱尚在不

通鑑卷九十二 宋紀  
至放肆從之乃改不必更及舊事為不必專及舊事  
自是侂冑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殿中侍御史黃  
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  
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  
心此皇極之道也至於前事有合論列事體明證有  
關國家利害者臣不敢不以正對遂罷黼而以姚愈  
代之 八月丙辰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  
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  
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隕命羣邪  
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  
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女奴黨次第用之  
或與宮觀或與差遣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  
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漢霍光廢  
昌邑王賀一日而誅其羣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  
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  
古法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偽學之黨宰執  
權任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裛然言三十  
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  
其所學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  
偽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

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  
 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  
 州漕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  
 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九月甲午流星晝隕 冬十月壬戌金遣張嗣來  
 賀瑞慶節甲戌大閱 以陳賈嘗攻朱熹召為兵部  
 侍郎 十一月癸卯賞宜州捕降峒寇功 十二月  
 削秘閣修撰朱熹官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  
 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  
 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冤子弟諸生更  
 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  
 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六奏力辭職名詔  
 仍克秘閣修撰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洶洶爭欲以  
 熹為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  
 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  
 曰此非人情隻鷄尊酒山中未為乏也及是為監察  
 御史乃銳然以擊熹自任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  
 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為小官時  
 嘗採摭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  
 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論熹資

蔡元定

本回邪加以伎忍剽竊張載程頤之緒餘寓以喫菜  
 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  
 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褻衣博帶食淡餐  
 麓或會徒于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于長沙敬簡之  
 堂潜形匿迹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覲其為  
 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因誣熹大罪有六其諸中犇  
 賧昧之私盜竊攘奪之惡無所不至且目熹為大姦  
 大慙乞加少正卯之誅以為欺君罔世汚行盜名者  
 之戒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編管別州詔熹落職  
 罷祠竄元定于道州熹上表謝曰罪多擢髮分當兩  
 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逮復尋於白簡始  
 知麗於丹書鐫延閣論撰之名輟真祠香火之奉茲  
 為輕典允賴洪私捧戴奚勝感藏曷喻伏念臣草茅  
 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獎晚逢興  
 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帷幄畧無可紀  
 足稱所蒙暨遠去於朝行即末歸於農畝然猶賦之  
 秩祿使庇身於卜祝之間實在清流容廁迹於圖書  
 之府所宜恭恪或違悔尤乃弗謹於尋章致自投於  
 寬網果頰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交駭聞聽凡厥  
 大譴大苛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

詞氣溫雅  
真見所學

捕元定  
蔡沉

歸亦乃羣情之共棄。而臣憤眊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獨回日月之光。畧首從之。常規既俾。但書於薄罰。稽青終之明訓。儻許卒遂。其餘生是宜。衰涕之易零。已覺大恩之難報。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白相講明耳。果何罪乎。僅免窮治。乃下竄旨于郡縣。逮捕元定。赴謫所甚急。元定色不為動。與季子沉徒步就道。熹與從游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履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于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勿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生而穎悟。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涵泳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

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著洪範解大  
衍詳說律呂新書行于世其論經世書曰元會運世  
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可  
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  
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  
日有十二辰故日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  
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  
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為三百六十故元會運  
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  
三百六十為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  
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  
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  
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  
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  
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  
星之伏見朏胸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  
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太初太衍耳太初以四千六  
百一十七歲為元以八十一為分太衍之曆乃以一  
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為元三  
千四十為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

差朱熹曰康節之曆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  
縝密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初師朱熹熹扣其學大  
驚曰季通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熹常曰造化微  
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於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  
生請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爲之折衷小人尤深嫉  
之故株連及禍 韓侂胄爲其父韓誠請謚誠乃神  
宗外孫也娶憲聖皇后女弟積官橫行未嘗更歷事  
任時黃唐爲考功郎言其不可因求去遂命館職官  
暫權考功謚誠曰忠定 是年提舉洞霄宮黃洽致  
仕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三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西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九十三 起丁巳至庚申凡四年

寧宗二

慶元三年 金承安二年 春正月壬寅鄭僑罷知福州癸卯

以謝深甫兼知樞密院事 詔朱熹落秘閣修撰仍

依前官與祠熹上表謝畧曰臣唯知偽學之傳豈適

明時之用頃叨任使已屢奏於罔功旋即便安復未

能於寡過致煩重劾盡倚宿愆謂其習魔外之妖言

履市廛之汙行有母而嘗小人之食。可驗恩衰。爲臣而高不事之心。足明禮闕。以至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規學宮之地而改爲僧坊。諒皆考覆以非。誣政使竄投而奚憾不虞。恩貸乃誤保全。第令少避於清班。尚許仍居於散秩。愁璽書之來下。恍歲律之還周。視要囚詎止於旬時。蓋存遷就。逮數惡難從。於末減猶聽省循。口誦以還心。銘敢墜。二月己酉。京鐘等上神宗玉牒。高宗實錄。申嚴僞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三月壬寅。詔自今有司奏讞死罪不當者。論如律。竄內侍王德謙。上卽位。德謙驟遷承宣使。是春。求建節。上許之。德謙乃薦吳宗旦。直學士院。宗旦爲德謙草制。引天寶同光故事。爲比臺諫。論宗旦交結德謙。德謙爲人求官。賊動鉅萬。安置德謙汀州。夏四月丙午。雨。土乙丑。雨雹。六月戊辰。頒淳熙寬恤詔令。閏月甲午。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奏今日之憂有二。有邊境之憂。有僞學之憂。邊境之憂。有大臣以任其責。臣未敢輕論。若夫僞學之憂。姑未論其遠。請以三十餘年以來而論之。其始有張栻者。談性理之學。言一出口。噓枯吹生。人爭趨之。可以獲利。栻雖欲爲義而學之者。已爲利矣。又有朱熹者。

專於爲利借大學中庸以文其姦而行其計下一拜則以爲顏閔得一語卽以爲孔孟獲利愈廣而肆無忌憚矣然猶未有在上有勢者爲之主盟已而周必大爲右相欲與左丞相王淮相傾而奪之柄知此曹敢爲無顧忌大言而能變亂黑白也遂誘而寘之朝列卒藉其力傾去王淮而此曹愈得志矣其後留正之來雖明知此曹之非顧勢已成無可奈何反藉其黨與心腹至汝愚則素懷不軌之心非此曹莫與共事而此曹亦知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祿甘爲鷹犬以覬幸非望故或駕姍笑君父之說於夷虜或爲三女一魚之符以惑衆庶甚至因雷風不時之變則引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有如劉光祖因陛下未登極羣情洶洶之時則詐傳隆慈有旨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有如徐誼其他扇妖造怪不可勝數蓋前日之僞黨至此變而爲逆黨矣賴陛下聖明去之之早此宗廟社稷無疆之福然今此曹潛形匿影日夜伺隙兩賜稍愆則喜見顏色聞虜國侵擾之報則移於吾之君父此如鬼蜮百方害人防之不至必受其禍臣謂今日之策惟當銷之而已其習僞深而附逆固者自知罪不容誅終不肯爲國家用其他能革心易

慮則勿遂廢斥使之去偽從正以銷今日之憂疏入

韓侂胄大喜即日除三傑右正言留正貶邵州居住

是夏廣東提舉徐安國遣人捕私鹽于大奚山島

民遂作亂 秋七月庚午御史沈繼祖錄淹囚四百

條來上詔進二官 八月甲午均諸路職田、金胥

持國為金主信任與李妃筦擅朝政張復亨等十人

皆趨走其門俱為御史臺官時謂之胥門十哲至是

為言者所論持國致仕十人皆外補未幾復召持國

叅知政事 九月壬寅以四川旱詔蠲民賦 詔監

司帥守薦舉改官勿用偽學之人 冬十月癸酉雷

丙申以太皇太后違豫赦 十一月辛丑太皇太

后吳氏崩 十二月甲申雷雨土 丁酉知綿州王

沈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舉薦關陞

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間慢

差遣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宰執則有趙

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等四人待制以上則有朱熹

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

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光祖

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李稟沈有開曾三聘游仲

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達

沈繼祖

王藺

黃田

何異

楊芳

李稟

曾三聘

趙汝讜

趙汝談

陳峴

范仲輔 由澹 張體仁 蔡幼學 黃灝 周南吳 吳柔勝 王厚之 孟浩 趙鞏 白炎震 皇甫斌 危仲壬 張致遠 呂祖太

通鑑卷九十三

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危仲壬張致遠等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等八人共五十九人時黃由尚為吏部侍郎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擢沈為利州路轉運判官四年金承安三年春正月丙寅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丁卯詔有司寬恤兩浙江淮荆湖四川流民詔諸路召賣不行田覆實減價其沙礫不可耕處除之

二月辛未詔兩省侍從臺諫各舉所知毋薦宰執親黨上吳太后謚曰憲聖慈烈皇后三月甲子權攢憲聖慈烈皇后于永思陵夏四月丙申始御正殿右諫議大夫張釜請下詔禁偽學五月乙亥加韓侂胄少傅賜玉帶巳酉右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為道學之名竊取程頤張載之說張而大之聾瞽愚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陛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竄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之意可謂至矣奈何習之深者怙惡不悛日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如近日徐誼令弟芸援韓

通鑑卷九十三 宋 寧宗二

維謫筠州日諸子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此皆假借元祐大賢之名以欺天下後世當元祐時宰輔如司馬光輩其肯陰蓄邪謀窺伺神器自謂夢壽皇授鼎白龍登天如汝愚之無君者乎侍從如蘇軾輩其肯阿附權臣妄謂風雷之變爲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如劉光祖者乎其肯當揖遜之際有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以助汝愚之爲姦如徐誼者乎其餘百職事如秦觀輩其肯推尋宗派以爲汝愚乃楚王之裔宜承大統如游仲鴻者乎其肯獻佞汝愚以爲外間軍民推戴相公如沈清臣者乎其肯陰受汝愚指教圖兼握兵柄如張致遠者乎如此之類見於論疏不一而足此天下之所共知安可誣也夫元祐之黨如此而今僞黨如彼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正之實庶姦僞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欺世於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僞邪朋比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奉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午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

通鑑卷九十三  
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朕既深詔二三大臣  
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  
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母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  
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詔  
既下韓侂胄大喜即遷文虎愈於要職四川都大茶  
馬丁逢入對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  
伯雨之言為證時薛叔似葉適坐汝愚黨久斥皆起  
為郡故逢有是言京鏜何澹附侂胄深悅逢言薦為  
軍器監 秋七月辛酉葉翥罷 遷姚愈為兵部尚  
書愈平江人舉進士浮沉州縣忽忽不得志阿附權

貴遂得驟遷尋以病免 八月丙子以謝深甫知樞

忽忽不得

志不覺屈

滕是吳道

子之筆

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為吏部尚書諂事韓  
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  
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  
侂胄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及之適後至闈人  
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闢未及閉遂俯偻而入當  
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是月京  
鏜等以帝未有嗣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太祖後燕  
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于宮中年六歲矣尋以為福  
州觀察使賜名曠封衛國公 以趙師彞為工部侍

育太祖後

郎師霁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  
珍異師霁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侂胄啓之  
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  
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各位者又  
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  
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霁聞之亟市北珠製十  
冠以獻十人者喜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  
衆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  
象但欠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嗥叢薄視之乃師霁也  
侂胄大笑侂胄將用兵師霁度侂胄必召禍乃持異  
論後侂胄黨多坐謫師霁乃獲免 九月壬寅太白  
晝見癸卯太白經天丁未頒慶元重修敕令格式  
冬十月金造永安寶貨 十二月丙戌蠲臨安府民  
身丁錢三年

五年

金承安四年

春正月庚子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

官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  
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還臨安韓侂胄聞之乃  
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  
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  
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胄曰章



小人可與  
忠言

惇蔡確之權不為不盛。然而至今得罪于清議者。以  
 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為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  
 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鏗。劉德秀。實主  
 其議。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嚴。程  
 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年三官。  
 而擢進義副尉。壬戌。建玉堂。二月乙丑。吏部  
 侍郎胡紘罷。庚午。雪。癸酉。白氣亘天。乙酉。諫  
 議大夫張釜劾劉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姦。欺世罔  
 上。五罪。先是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者明聖人之道。  
 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以學為棄物。好惡出於  
 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宜謹其所先入。以待豪傑  
 之興。此語聞于朝。釜因劾之。詔光祖落職。房州居住。  
 三月。罷監司。減否郡守之制。夏四月。川御史程  
 松言。詔大理評事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  
 著為令。五月壬辰。朔。班統天曆。先是詔造新曆。至  
 是成。賜名統天。蓋自建隆迄慶元二百五十年間。歷  
 十四變。上距黃帝之曆。凡五十變矣。議者謂自渡江  
 以來。統天新曆尤復踈謬。戊戌。賜禮部進士四百  
 十有二人。曾從龍及第第一。是科又得真德秀。魏了  
 翁。丁酉。以久雨。民多疾疫。命臨安府賑恤之。壬

曾從龍  
真德秀  
魏了翁

子命諸州學置武士齋舍 六月丁逢罷 是夏盜竊太廟金寶 秋七月癸丑吏部尚書劉德秀罷知婺州 甲寅禁高麗日本商旅博易銅錢 八月癸亥白氣亘天 辛巳太上皇疾平帝率羣臣詣壽康宮上壽成禮而還明日羣臣以過宮上壽禮成奉表稱賀 戊子立沿邊諸州武舉取士法 九月庚寅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 冬十二月庚午建安仁宅惠濟倉庫于廣東諸州以給士大夫之罪而不能歸者 京鏗何澹等令言者上疏曰臣聞主權貴乎尊嚴君德貴乎廣大非尊嚴辨治之極則無以見其廣大之德昔郭解以任俠行權用睚眦殺人漢法不赦夫郭解匹夫也任俠鄙事也其奔走用命者市井姦猾也其取名也卑爲害也小漢臣之議乃寘之不道處之極典後世不以爲過者惡其以匹夫之身而干人主殺生之柄也今姦僞之徒假正以行污背公而死黨口道先王之語而身爲市井之事方爲逢掖則高揖虛拱盜聲竊響州附麗以爲名及汚簪紳則乘隙抵巇于寵媒進相朋比以爲利喜人同己則握手笑語結爲死黨怒人異己則磨牙搖毒陰肆搏噬公取人主之福威以私一己之好惡并沉在其牙

此等恐不  
肖之徒亦  
有之

通鑑通九十三  
類與奪自其智臆。所締結欲以爲助。則美官要職不  
次超躐。異時傳宣出於宰屬。舉留出於臺諫。惟報私  
恩。不顧事體。彼此販易。有同市道。黨魁磨軋。攘奪相  
位。倏去忽來。視府第如傳舍。既抑復予。等典章爲棄  
物。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如秦越之視肥瘠。邈然不以  
介意。有時失勢。則詭形匿影。呼嘯儔侶。以圖報復。此  
愛君憂國之人。所以當食嘆息。欲深絕其根本也。向  
來僞徒其大者已屏斥禁錮。用懲首惡。其次者亦投  
閑置散。使省愆咎。蓋亦爲天下計。爲後世計。使已往  
者得以悔過。方來者可以遠罪。融會黨偏成歸皇極  
然安有危機。治有亂萌。彼僞徒失勢。弭耳帖伏。譬如  
蛇虺。遇冬而泰之。世內君子外小人。以成小往大來  
之吉。亦當察泰之朋。陂尚中行。以戒城復于隍之漸。  
矧惟陛下御極于茲。六稔熟知。情僞洞見。邪正而又  
臨朝宣諭。大臣用公正之士。黜虛僞之徒。足以見聖  
意之所在矣。今之邪朋得之已輕。恩可謂深。德可謂  
厚。其回心向道。洗濯自新者。欲乞明詔。大臣仰遵皇  
祖之訓。姑與祠祿。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有長惡弗  
悛。負固不服。甘爲聖時之罪人者。必重寘典憲。投之  
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宿道向方。悉爲皇極至正之歸。

以成聖明極辨之治蓋是時劉德秀胡紘皆去韓侂  
 胄亦稍厭前事故鏜等令言者以建極之說投之以  
 辨治為請然經所謂皇極者非此之謂也蓋皇者君  
 也極者至也言人君之身居極至之地以為天下之  
 標準周公所謂以為民極者是也自漢儒誤以大中  
 二字訓之而後世因之遂以為含容姑息善惡不分  
 之目如曾布之建中王淮之皇極皆是也然自侂胄  
 主建極用中之論而學禁漸弛一時廢絀之士稍稍  
 牽叙議者亦以為為幸焉 是歲諸州大水

六年

金承安五年

春正月己亥子坦生

二月己巳雨土

閏月庚寅以京鏜謝深甫為左右丞相何澹知樞  
 密院事 乙巳留正致仕 三月甲子朱熹卒熹字

元晦間自稱曰仲晦世為徽州人父松官建之政和遂  
 居焉熹年十四父松歿託熹于劉子羽因居崇安熹  
 登第歷官雖久家貧如故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  
 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一介不  
 取也時攻偽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  
 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  
 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  
 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

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初龍溪陳淳請受教熹曰凡學義理必窮其原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爲學益力求其所未至至是十年淳復來見陳其所得時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切要語凡三月而熹疾革乃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黃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先是己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甚詳辛酉改大學誠意章注釋其爲學懇切斃而後已如此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聚于信上欲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臣聞此徒盛熾之時寬衣博帶高談闊論或沉嘿不言則其口似瘖或踣蹙不趨則其步似蹇冠以知天時儒者事也彼獨婆娑其中憤而爲不正之冠履以知地形儒者事也彼獨華巧其綦絢而爲不正之履仁義道德性命之說此儒者正論也彼則肆爲異論以毀其正論中庸大學儒行之書此儒者正道也彼則肆爲非道以攻其正道猶且誆誆然是何異盜憎主人邪至今人心之迷未悟學者之疑未釋皆是此徒肆爲議論肆爲非道有以浸淫乎人心聾瞽乎學者使

雖出小人  
之口君子  
宜自付想

仁義道德性命之說中庸大學儒行之書晦而不明  
塞而不通是誰之過歟甚者初為偽徒投香納幣陳  
款獻書願執弟子禮惟恐其不納既而棄學排詆其  
說謂非其黨追逐時好以干仕進者尤可怪也臣又  
聞之異時偽師假儒道以文姦言挾虛名以欺世俗  
往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往湖南則湖南之徒盛以臣  
所聞則湖南為尤甚蓋一時作帥嘯呼如意其徒百  
人又從而往盡館于郡下遇夜三鼓後即大開譙門  
延之而入聚于一室之內偽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  
以授其徒或更相問答或轉相辨難或吟哦怪書如  
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于  
遇夜則入至曉則散又如姦人事魔之教觀其文則  
對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儀語言險怪亦如釋氏之  
語錄雜之以魔書之詭秘倡之以魔法之和同意在  
於獵富貴也則語人曰富貴非吾願意在於釣功名  
也則曰功名非吾志其徒有在選調者偽師一緘必  
取一薦有不待旬月而及格其徒有在卑官者偽師  
一語必遂一遷有不待年歲而上達有為寄居而求  
為當路之權攝以厚其橐有為士人而併得數州之  
餽遺以富其家其居官也有公家之常賦或擅放之

通鑑卷九十三 宋紀  
以市私恩。有屬吏之無罪。或文致之以快私意。甚至居公輔之位。不肯負荷大事。而輕去朝廷。處危疑之時。更相從。與異意。而幾危社稷。惡之大者。爲狼。爲虎。惡之小者。爲蜂。爲蠆。均之害人。如此之類。不可勝道。今乃聚于信上。所談者何事。所主者何意。無非溫習其故態。鼓扇其姦兇。窺伺事端。睥睨世故。相率而爲僞也。昔孟軻氏七篇之書。皆言仁義。楊朱假義之名。以害夫義。其弊至於爲我。而不知有父。墨翟假仁之名。以害夫仁。其弊至於兼愛。而不知有君。孟軻氏汲汲於闢楊墨。正人心。以承三聖。使仁義之實。昭示於天下。後世陛下自御經筵。愛重其書。講明其道。至於終篇。臣知聖意深知楊墨之害仁義。而亦知今之僞徒者。壞仁義道德性命之說。攻中庸大學儒行之書。使此理不明於天下。其爲害尤甚於楊墨也。臣願陛下下下臣此章。令禮部鏤板布告天下。使天下學者曉然。知今日好惡取舍之實。所惡所舍者。在於僞徒所好所取者。在於儒者之正論。儒者之正道。使仁義道德性命之說。中庸大學儒行之書。其正論其正道。皆如孟軻氏七篇之仁義。復見於世。學者以是而立言。有司以是而取士。使僞徒不得以伸其喙。如楊墨不

通鑑卷九十一  
得以塞其路惟不得涉於道家之科儀釋氏之語錄  
與其他怪僻之語出於僞徒之口者場屋所當悉禁  
市肆不得復鬻其文今後如遇取士乞令禮部申嚴  
行下主司照應施行則人心自正三聖可承也所有  
僞徒如果有聚干信上乞令守臣嚴行約束散植壞  
羣毋使滋蔓以是門生故舊不敢送葬唯李燔率一  
二同志往會葬視封窆不少休辛棄疾爲文往哭之  
有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熹所  
著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  
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  
辯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  
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  
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  
解其門人不可勝計最知名者黃榦李燔張洽陳淳  
李方子黃灝蔡沉輔廣 詔訪遺逸九江郡守以李  
燔薦召赴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  
院山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比除大理司直  
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 夏五月辛未以久  
旱求直言 六月乙酉朔日食戊子太上皇后李氏  
崩謚曰慈懿戊申許及之以母喪去位 乙卯何澹

張洽  
廣



罷 秋七月丁卯以陳自強僉書樞密院事自強嘗  
為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強入都待銓欲見  
之無以自通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入言之一日  
侂胄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延自  
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踧躅莫敢居上者  
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  
章薦其才即除太學錄未踰歲三遷為秘書郎既入  
館即改右正言踰月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  
秉政 黃洽卒洽字德潤侯官人質直端重在朝盡  
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擻摭細故得大臣體常言居  
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  
神何用求福報哉 八月辛卯太上皇崩年五十有  
四

史臣曰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即位之初總權  
綱屏嬖倖薄賦寬刑有可觀者及夫宮闈妬悍閹  
寺交構驚憂至疾孝養日怠孝宗之業衰矣

丁酉京鏜死鏜字仲遠豫章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  
兩試縣令有聲龔茂良王希呂先後薦之孝宗朝羣  
臣多迎合上意以為恢復之功可成鏜獨言未可且  
極論民貧兵驕士氣頹靡言甚切至擢御史遷右司

郎官金使至嘗爲僨佐及嘗使金咸能執禮爲四川  
安撫使弛利愛民奮勇平賊蜀以大治進刑部尚書  
遷左丞相遂變其素守於國事漫無可否但奉行韓  
侂胄風旨而已又薦劉德秀排擊善類僞學之名鏗  
實發之 癸卯攢慈懿皇后于修吉寺 九月甲子  
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祖泰祖儉從弟  
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  
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  
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  
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  
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  
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僞學之  
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  
陳自強何人也徒以韓侂胄童穉之師躡致宰輔陛  
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  
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  
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  
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廝役之周筠  
者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  
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

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下三省朝論。雜起御史施康年。以爲必大實使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淳熙之季。王淮爲首相。必大嘗擠而奪之位。倡僞徒植黨。與今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扣關自薦。以覬召用。林采言僞學之成。造端自周。必大乞加貶削。遂鑄必大。一官降詔。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謙亦以爲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必大上表謝曰。告老七年。宿愆故在。貶官一等。洪造難名。敢期垂盡之年。猶麗怙終之罪。伏念臣踈庸一介。際遇四朝。逮事高皇。已徧塵於臺省。受知孝廟。復久玷於機衡。不思勉效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旣肺肝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光宗興念於元僚。亦屢分於闔寄。肆陛下曲憐其末路。爰俾遂於里居。首將正於狐丘。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發。姓名輒及於樵蘇。公議大喧。論罰盍輸於薪粲。僅削司徒之秩。猶存平土之官。陛下崇德尚寬。馭民敬故。國皆曰殺雖微。可恕之情。毫不加刑。

姑用惟輕之典。遂令衰朽亦與生全。臣有愧積中無階報上省僭田里。視桑蔭之幾何。托命乾坤。比櫟材而知免。初當路日浸潤。欲文致以罪。而難其重名。意或有辯論。乃寘於貶。及奏至。引咎紆徐。言正文婉。詔復其秩。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廷。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尹乃宗室。据案作色。泣制挺焉。祖泰大呼曰。公爲天族。同國休戚。祖泰乃爲何人家計。安危而獲斯辱也。尹亦慚。趣訖使去。祖泰道出潭州。錢文子爲醴陵令。私贐其行。侂胄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鄧間。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十一月己未。皇后韓氏崩。謚曰恭淑。十二月辛卯。攢光宗于永崇陵。壬寅。攢恭淑皇后于廣教寺。癸卯。改明年元。

錢文子

恭帝皇太后于顯赫... 惟效... 平...  
 日恭... 十二日辛... 宗于... 宗... 宗...  
 十日... 十一日... 未... 皇... 皇...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宋元通鑑卷第九十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